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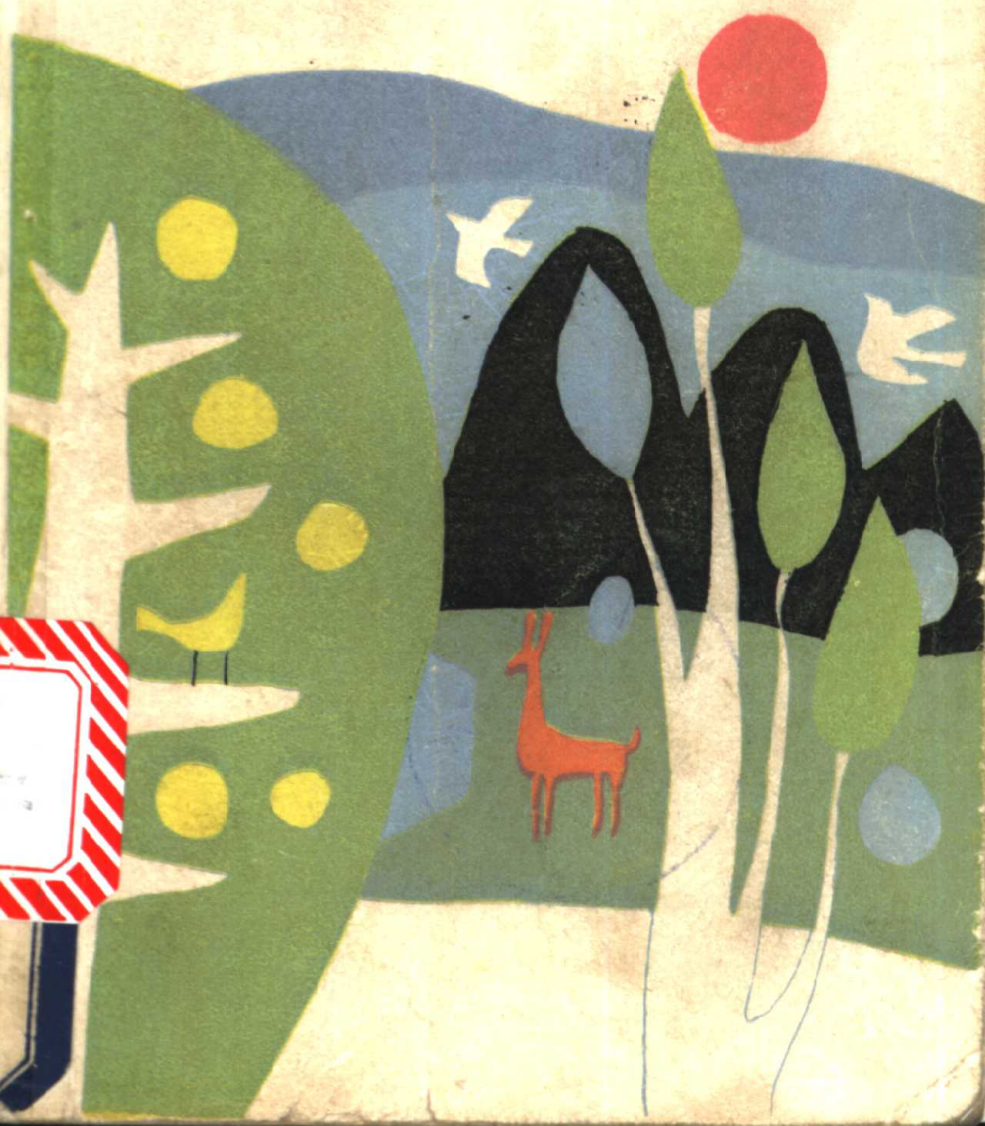
188057 散文集

生命之海

● 聂波

SHENGMING
ZHIHAI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散文集

生命之海

聂波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九霄

封面设计：袁银昌

插图：叶旦桥

题花：

生 命 之 海

聂 波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875 插页6 字数94,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ISBN 7 - 5321 - 0012 - X 1 · 7 定价1.50元

· 目 录 ·

第一辑 美妙风情

小猎手.....	3
风雪夹金山.....	10
密林深处.....	16
神箭波玛.....	24
秦岭夜宿.....	30
云雾山中.....	36
雾海鹿鸣.....	43
高原风情.....	53
侗家婚礼.....	74
寨在白云深处.....	80
山魂.....	84
盘江明月夜.....	89
深谷迷离有村楼.....	95
竹山鸢鸡啼.....	99

凤山蓝靛凤.....	102
------------	-----

第二辑 神奇世界

生命之海.....	107
在十万大山中.....	116
明江星.....	123
瑶山行.....	128
圣堂山十日.....	143
银杉的故乡.....	151
寻螺.....	158
海南两千里.....	163
呼伦贝尔草原的一角.....	177
小兴安岭的情趣.....	180
神山探奇.....	184
白金库.....	188
兴凯湖畔.....	193
野象林地.....	199
鹈鹭徜徉的地方.....	204
人迹渺无大雪山.....	208
难忘都庞岭.....	214

第一辑





小 猎 手

松树、杉树、樟树……构成了浩瀚的大森林，绿浪起伏，莽莽苍苍。小组接受了林区精密测图任务。到了林区边缘后，我找到公社书记，要求为我们找一位向导。第二天早上，公社书记来找我了，后边跟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背着一支有两根叉的猎枪。公社书记介绍说：“猎人的后代，小覃，当你们的向导。”我吃了一惊，这后生仔不要说带路，恐怕还要我们照顾他才行。我把书记拉到一边，悄声地说：“别开玩笑，他能行吗？”书记点着头，含笑地说：“放心吧！他能行的。”我看看小覃，他正翻着一只黄獐皮做的袋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只瓶子，里边装的好象是葡萄酒，他在检查瓶子的盖是否

塞牢了。看来小家伙还能喝酒，这使我有点不愉快。他又从袋子里掏出大小不一的瓶子来，用塑料纸包着。真是小孩子，瓶瓶罐罐都带来了，大概想捉蟋蟀来玩？还带来了一只猎犬，蹲在他身边。

他抬起头来，露出雪白的牙齿，对我笑笑说：“今天就进森林吗？”我点点头。我对他很不放心，就拿出老的地形图来，摊在桌子上，招呼他过来，准备考考他。我用手指在老地形图上划了一圈说：“我们的测区就在这里，你看小组在哪里安家好？”

他指着一个蓝色的地方说：“把帐篷搭在这个湖边”这使我吃了一惊，问：“为什么？”他说：“做饭、洗澡、洗衣，用水方便。”我问：“你怎么知道这蓝色的地方就是湖？”他听了这话，有点不高兴，脸上泛起红色，说：“你当我什么知识都不学？你刚才拉书记在一边悄悄讲话，还不是你看不起我？要在平时，你这样的态度我早就跑了。现在你们进森林测图，是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出力，所以不计较你的态度。”

他这一席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惭愧极了。他又讲了：“我说组长，别看这老图了，早

点进森林去绘新图吧。”

我卷起地形图，说：“行！”突然想起他没有带被子，我问他晚上睡觉怎么办。他笑笑说：“我自有办法。”

对于森林，一般人都认为一进去后，除了树木还是树木，实际上并非如此。小覃说：“森林中有山有湖，还有小溪和草地。”

进入林区后，果真前面出现了一个大湖。森林中的湖，水碧波平，明净如镜。小覃一见湖，眼里露出喜悦的光。他介绍说：开着淡蓝色花的是水茯苓；移着又长又细的脚徜徉在浅水里的是苍鹭，在寻觅游鱼；躲在苇丛里大嘴巴的是鸛鹬……

小覃和我们都被这林中湖畔的景象迷住了。绿草茵茵的湖畔草地上，有彩色羽尾的锦鸡，“咯咯咯”一声响，飞回林间；坡鸟抛物线状地飞掷着；林中响起了斑鸠的叫声：“咕咕——咕！”

小覃十分高兴。他以主人公的身份对我们说：“我跟野生动物考察组的叔叔到过这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你看林梢间飞着的是什么？”

林间飞着一只戴胜鸟，头上的羽冠黄白棕

红数色，十分美丽，好象古代欧洲某国军队头上戴的象征胜利的帽子。如有其它动物侵其幼鸟，它就放射恶臭异常的流粪，将对手赶跑。一会儿，它停落枝头，“夫夫”地叫唤。

我们走到湖的另一头，搭下了帐篷。小猎手忽然向湖畔沙地走去，兴趣很浓地低着头寻找什么。我也跟了下去，发现泥沙地上有好象带爪的小动物走过的脚印。在脚印消失的地方，小覃用棍子敲打着泥沙，感到声音和打在沙地上有异。他使用棍子挖开泥沙，沙上露出一只象小锅盖那么大的甲鱼来。小覃用铁丝把甲鱼口封死后捉了上来。他高兴地叫着：“看！甲鱼。”我说：“小心它咬人。”小覃说：“不怕。人家说它咬着人是不肯松口的，非打雷后才松开，这是迷信。用小刀捅它的屁股，就松口了。”

晚间，要睡觉了，小覃将黄猿皮袋子里的大小瓶子、衣服，都拿了出来放在一边。随后，他钻进了皮袋，光露个脸，枕着猎枪。我问他这样冷吗？他笑了，说：“黄猿皮子，又软又暖，比你的被子暖多了。”

我把枕头移近他的猎枪，谈话很方便。我说：“你今年多大了？”他说：“十五岁了。”我说：

“你对于大森林真熟悉呀，懂的也很多。”他说：“还不是跟村里的叔叔伯伯学的。”“听说你爸爸是猎人？”

“是的，他是打猎队队长，民兵连长，打野兽，也打坏人。那些豺狗野猪坏透了，伤牲口家禽，啃吃庄稼，专门破坏，要是给我碰到了，我也照样打。”

早晨，太阳穿过树梢斜照在林间，山雀、白头翁、伯劳、野鸡，飞的，鸣的，热闹异常。松鼠咬住树枝拖着毛茸茸的尾巴荡秋千。乌猿，浑身漆黑，头上的黑毛长成三角形，仿佛戴了一顶小三角帽，它常被人们捉来泡在酒里，甚至整只乌猿都泡在酒里，称“乌猿酒”，有驱风去湿、壮腰补膝之功。它身体轻巧，活动敏捷。乌猿前爪把着树枝，拖着细长的尾巴，翻着眼睛看着我们。小覃背着猎枪，和我们一起在林间走着。到了目的地，摆好仪器、图板，开始工作。我在林中草地走尺打点，忽然脚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痛得厉害，而且红肿起来。小覃跑了过来，看了我的伤口，立即掏出一只小瓶子来，倒出黑色糊状的浆涂在我伤口周围，五分钟不到，立即痛止肿消。我和同

志们都松了一口气。小覃说：“你这是被蜈蚣咬的。”我说：“你这瓶子里装的药真灵。我开始还以为——”他笑着打断我的话：“你开始还当我带这么多瓶子来是装蟋蟀、天牛的吧？其实，这瓶里装的是药，用蟑螂等配成的。”

晚间，气候有了变化，山雾蒙蒙。森林之夜，很是寂静。隐约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犹如动物临死前的呜咽悲鸣，非常凄厉。我问小猎手：“这是什么在叫？”

小猎手说：“这是豺狗叫。离我们很远呢。”如果豺狗来了怎么办呢？小猎手叫我们把马绊放开，豺狗来了，马也可用蹄子踢，又让我们在帐篷前生起火。不多久，豺狗群果真来了，我们立即射击，豺狗一下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小覃说：“它们不会再来了。”我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狼和豺狗都怕火，尤其怕火药味。我们有火又有枪，它们就不敢再来了。

连续几天的野外工作，很是辛苦，感到脚酸气喘。小覃拿出那只装葡萄酒的瓶子，倒了一点叫我喝。我一看，红宝石般晶莹剔透，并非葡萄酒，喝下去后脚健气畅。小覃说这是

鹿心酒。鹿因伤而死后，心脏里有一块凝血，把它摊在塑料纸上晒干，再泡在酒里，喝一点后，上山下山一点也不气喘。他说：“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

十多天之后，我们结束了林区测图工作，回到了公社。小覃也回家去了。公社书记问我：“怎么样？对这位小向导满意吗？”我连连点头，说：“好极了。”书记说：“别开玩笑，他能行吗？”我一下子脸都热了，因为这话是我原先讲过的。

我对公社书记说：“小覃什么都好，就一点使我为难，他不要工资。这里是他的工资，请你转给他。”

公社书记说：“这是个难题，他是肯定不会要的。”我们想了想，便买了一套科技书《十万个为什么》送给他，在扉页上写着：

小猎手，祝你在红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广西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风 雪 夹 金 山

地势慢慢高了起来。红狐闪电般在面前掠过，野鸭子敛迹，微笑的粉红色荞麦也消失了，牦牛群只在远远的草地铺着。金光殿顶的喇嘛庙里，涂金的钟响着，似乎在呼唤人们收工。我们已经到了夹金山区，并在一个山洞里住下来。

夹金山，早已闻名。今天，我们小组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进行新的长征，又来到这里。为了把这一带蕴藏丰富而又清甜的水引到黄土高原上去，我们来完成工程前的测量任务。当地部队派了一位战士协助我们工作。他对这里的风雪雨露、林木石岩十分熟悉，大自然在他的眼里，似乎是一位挚友。他叫滕云龙，川西

人，二十五六岁。

他压着圆筒帽似的羊皮风箱，鼓着火苗，把山洞弄得很暖和。洞外，九月的高原，山风呼啸，松吼草摇，似乎要把这夹金山吹裂。大雪漫天飞舞着，有几片雪花竟透过测枪帆布钻到洞内看火苗来了。

一夜大雪，清晨，雪霁天晴了。洞外白雪绿草相间的坡上，马鸡滚动，树上还有一只放哨的，见我们出现在山洞口，便咯咯咯地乱叫起来，其余的马鸡就一个劲儿地往草里拱、钻。我把配备给小组的枪递给小滕，请他打一只下来。滕云龙提起枪，瞄都不瞄一下，随随便便放了一枪，一只马鸡骨碌碌地滚了下来，足有七八斤重。我夸奖他：“好枪法！使生枪打得这样准，不简单。”他摇摇头，说：“打枪全靠练。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极力干扰军事训练，枪都打不准了，现在苦练了一年，才初见成效呢！”

马鸡的味道，据说是鲜美无比。滕云龙说：“把它煮好了，带到山上去吃吧，山上可是难弄到吃的。”

夹金山地区的主峰出现在面前了。我们搞

大地一等三角观测的，有个怪癖，哪个山最高就要上哪个山，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夹金山，由于英勇的红军走过，因而十分骄傲地站立在云雾之巅，披着白雪。飘动的云雾象带子似地围着它，阳光在白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真是难上呀，风化石多，碎石多，踏上去不小心就要滑交，若摔下沟去，深深的雪坑在等着你。喉咙发干，心跳加剧，气喘，高山反应来了。灌进登山鞋里的雪，白糖似地溶化了，又冰糖似地凝结了。气温零下十几度。我们穿着皮袄，皮茄克，又有苹果、压缩饼干，还有白干，可是感到喉咙里冒火，不想吃不想喝，实在是不习惯呀。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滕云龙在那里喊着。是呀，当年红军吃草根穿草鞋，这山是怎么过的哪！今天，条件好多了，难道还攀不上去么？抬头看：白云下，白雪上，滕云龙军帽上的红星，军衣上的领章，出奇的红艳，象灿烂的红花，生命的火花，笑在这雪山上。我似乎看到了当年红军的形象。

出现了陡壁，怎么上去呢？岩羊在坎坎坷